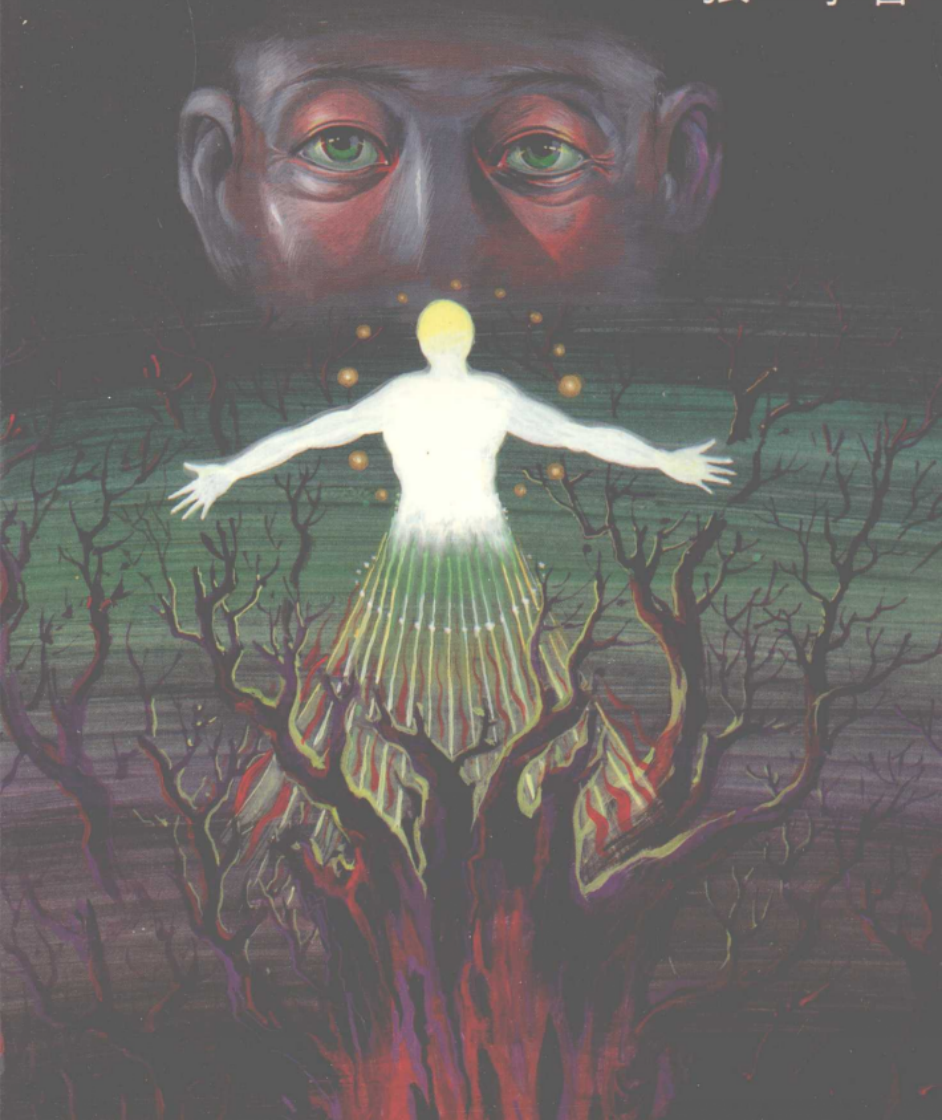


鬼使 奇幻夜譚之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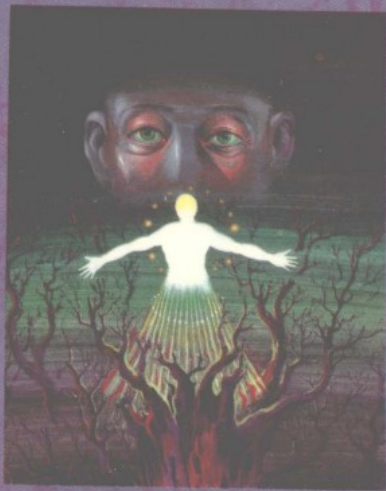
張 宇著



精美叢刊 K 41

鬼使 奇幻夜譚之⑥

張宇著



自古有許多詭譎夜譚，雖沒有科學根據，但又言之鑿鑿；
含冤不白而穿紅衣上吊，死後就變成厲魂……
若是看清「魂貌」，即將惹上劫數……
相貌與別人酷似，那人生前之事，就會發生……
人若無辜死亡，幽靈竟然會代雪沉冤……

精美叢刊

K
41

奇幻
夜譚
之
⑥

鬼 使

張
宇
著



精美出版社



鬼使

張宇著

定價85元

精美出版社／出版／發行

GIN-MAY PUBLISHED COMPANY

希代書版有限公司／總經銷

社址：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639巷25弄35號

電話：(02)7135272·(02)7135273

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2152號

本社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

印刷者：傑泰印刷廠

廠址：台北市萬大路322巷20號

中華民國74年9月1日初版

本書擁有著作權、版權、譯作權不可翻印

本社書籍系列名稱及商標圖樣均向中央標準局註冊，不可仿用。註冊號碼261922號

本書遇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請寄回更換

向本社郵購請用帳號0017944-1號(希代書版)

Copyright © 1985 Publications (Holdings) Limited

作者簡介

張宇，原名周恒，是漫畫家董培新的夫人。

她常自嘲「書少讀」，却曾任編輯十多年，其間在電視台當過資料搜集之職達兩年之久，對人性的虛偽、人面的醜惡，更形了解、更形噁心，但亦更豐富了她寫作的題材。

張宇撰寫靈異小說已有十多年，深受東南亞及香港讀者的擁戴；她喜歡寫詭異的故事，因為這類小說不受時空和人物的限制，思想可以放縱奔馳、靈感可以任意飛翔，其中所得的樂趣與滿足，非筆墨足以形容。

張宇除寫迷離小說外，並為港台電視劇撰寫劇本。

自序

粗略算算，寫靈異小說，迄今已超過一千個，這中間，有許多是老人家的親身經歷，真正流傳下來的；也有部分是憑藉聽了太多的「經驗」，加以幻想寫下來。

「鬼使」却比較特別，我們愛把很多玄妙、不能解釋或者冥冥中就給注定的事，以「鬼使神差」去形容，但假若真真正正有鬼魂在後面安排操縱着一些事情，會是怎麼一回事？結局又會如何？人又是否擺脫得了？

本書就是如此而寫下來的。



鬼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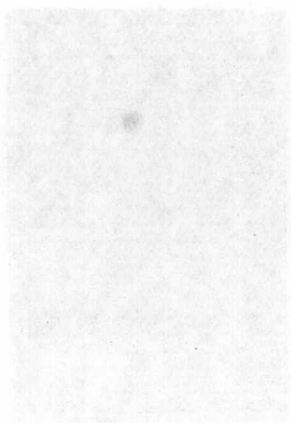
167

忠魂

95

紋身

7



妹

忠

家

7

85

107



紋身

(一)

紋身的歷史十分悠久，紋身後，若非經過特別的手術，是不能除去的。以下是一個有關紋身的恐怖故事……

黑夜街頭，兩條黑影蹣跚地走着，遠遠傳來一兩聲狗吠，可是，對於這兩個夜行人，似乎一點影響也沒有。

「很久沒有像今夜這麼熱鬧過了！」

「可不是麼？今晚的酒菜實在不錯！連我也喝了幾杯，好像有點醉了！」
從兩個夜行人的交談中，顯然，他們是剛喝完喜酒回來的。

「本來我喝的也不多，但是剛才鬧新房，實在也禁不住了，連乾了三杯。」

「你也是的，大伙兒迫着仇大年喝，你爲什麼逞英雄，代他喝呢？」

「唉！說什麼我跟大年是同宗兄弟，他今晚當新郎，這麼高興的日子，總不成讓他醉了，錯過花燭之夜！」

「哈哈！這麼替人着想呀！老三，我先跟你講明白，哪天你當新郎，雖然你我好友一場，你休想我像你那樣，到時候我一定灌醉你！」

「算啦，像我這種環境，想娶媳婦？可真不知要熬到什麼時候？」

「話可不能這樣說，難道天下間沒錢的，都不用成家了嗎？」

「別談這個，我倒覺得，大年的新娘子，實在很漂亮！」

「這倒是真話，真叫人嘆息，老天爺真不公平道，什麼事情都讓財主佔了便宜！」
「此話怎麼講？」

「不是嗎？有財有勢的財主爺，總是養些三世祖，偏偏，仇大年却不是一般純袴子弟，在城裏讀飽詩書，仇家的生意，他打理得井井有條，偏生他還長得不錯。」

「噢！我明白了，如今他連討個媳婦都是個美人兒，所以你說老天不公平！」

「就是呀！什麼便宜都給他佔盡了，咱們就好像注定矮人一大截的！」

「別說呢！大年跟他的媳婦兒，也真是天生一對，男的俊，女的俏！」

「可是有件事情，我實在不大明白！」

「什麼事情？」

「仇大年是在城裏唸書的，按理，城裏讀書的，都講什麼自由戀愛，偏偏仇大年竟會這麼好說話，任由爹替他找媳婦？」

「是這樣的！大年前年從城裏學堂回來過暑假，剛巧有媒婆上仇家說親，初時大年也是反對的，後來媒婆把姑娘誇得貌似天仙，你也曉得，媒婆的一張嘴，是會連樹上的鳥也哄下來！」

「哼！仇大年還是唸新書的人，就因為媒婆的話就肯答應了。」

「事情才不是這麼簡單，當時大年的確好奇，找了我跟幾個同宗兄弟悄悄跑到鄉村，要媒婆把那姑娘哄了出來村口去買綉花錢，咱們就伏在附近偷看，結果一看之後，大年就被那姑娘的秀美所吸引，這樣就千肯萬願囉！」

「原來如此！」

「所以哪！其實大年這個媳婦兒，也不算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可是大年自己悄悄看過，自己覺得對了眼，你沒見到，今天晚上，他多開心！」

「當然囉！洞房花燭，還會有誰不心花怒放的，只怕這一刻，仇大年這傢伙正

在……」

仇家的新房，的確如那兩個夜歸的賓客所言，充滿了旖旎風光！

雖然，新郎仇大年是在城裏學堂唸過書的新派人，但到底，許多傳統封建習俗，還是不能打破的。

就像新房中的一對花燭，雖然已是夜深人靜最是溫馨的一刻，但花燭沒有燃盡時，爲了吉祥如意，要入睡的一對新人也不能把花燭吹熄！當然，在燭光之下，新娘緋紅的臉就更迷人……

仇大爺睡得正濃，獨生子精明能幹，早就能克紹箕裘，唯一的心事，就是替兒子成家，讓自己盡快可以完成抱孫的願望，昨夜兒子已成其好事，怎不教他睡得香甜。

豈料，剛剛黎明，房門居然拍得震天價響，仇奶奶首先驚醒，把房門打開，竟然見到門外人是自己的兒子。

「大年，怎麼這樣早起來？」還是睡眼惺忪的老奶奶，乍見兒子出現，有點驚

異。

「誰呀，這麼大清早的在亂……」仇大爺醒來了，一邊下床一邊在問。

「是大年！」仇奶奶朝老伴嚷道。

「真糊塗，這是什麼日子，這麼早就過來？」仇大爺叫着，披了衣服走過來。

仇大年一語不發，箭步衝進房中。

「咦？」忽然之間，兩老看得清楚，兒子的臉色不大對勁

「大年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」仇奶奶首先問道。

「爹！我要休妻！」咬着唇皮的仇大年悶哼着。

「混賬！」幾乎是不假思索，仇大爺就罵，「交拜了天地，過了洞房，竟要退婚！你怎地糊塗如此！」

仇大年被罵，一語不發。

還是仇奶奶比較清醒，她望着兒子，隱約的覺得事情不簡單，何況，兒子是一個多才的人，大清早走過來這麼說，不會無因！

「大年，你……」仇奶奶拉住兒子的手，緊張起來，連聲音也壓低了。「怎麼

了？新娘婦不清白麼？」

仇大年咬着牙，沒有做聲。

見到兒子這樣神態，仇大爺的睡意完全沒有了，他的神色亦變得十分凝重。

「是真的麼？」

對於父親的話，仇大年唇片噙動着，想說什麼，終於一拳打在花梨鑲大理石的桌面上，人變得垂頭喪氣。

見到了兒子這般模樣，仇奶奶的臉色刹那間蒼白了，她驚震徬徨的叫道：「老天，怎會這樣的，柴家在村中，也是書鄉世代，很知禮教，怎會養出這樣的女兒來？」

「豈有此理，此事……」仇大爺所受的打擊，似乎不比兒子要小，他憤激叫道。

「哎呀，小聲點兒，給下人知道了，仇家也沒面子！」仇奶奶急忙勸着丈夫。

「真氣死了，怎會這樣子的，仇家世代清白，怎能有一個這樣不乾淨的媳婦？」

「馬上把柴家的人叫過來！」仇大爺說。

「真的退婚？」仇奶奶似乎對丈夫瞬息間的決定，一下子無話可說，「可是，都

已經成了親，進過洞房，這種事又沒憑據，要是柴家不認，那怎麼辦？」

「我們不能要一個不清白的媳婦！」仇大爺的話，說得斬釘截鐵。

「是呀，但是只憑我們自己這麼說，而米已成炊，親家無賴起來時……」

「我根本沒有碰過她！」倆老正爲此事爭持時，一直沉默的仇大年，忽然冒出這句話來。

「什麼？」這一回，輪到仇家倆老呆若木鷄的瞪住自己的兒子！

「哎呀！我說呀我的兒……」還是仇老奶奶先急得直頓足，「你怎地這麼糊塗，你既沒有碰過她，又怎可以證明媳婦不清白！」

「大年，你到底搞什麼鬼？」仇大爺白花花的花鬚子，沒差點給兒子氣得都豎起來，「你跟她還沒有圓房，憑什麼就這麼說，要是咱們真的把柴家的人找來，豈不……」

「她……總言之，我不要她。」仇大年被罵，還是一股牛勁兒的說：「我還沒有碰過她，跟她退婚，對柴家更有好交代！」

「胡說，你當成親是開玩笑的嗎？花轎簾子是你剔開的，新娘與你交拜過，親